

# 馬克思主義 與民族問題



斯大林著

東北書店印行

一九四七年九月

# 馬克思主義與民族問題

斯大林著

東北書店印行

# 馬克思主義與民族問題

著 者 斯 大 林

出版者  
發行

東

|                      |                      |                      |
|----------------------|----------------------|----------------------|
| 佳木斯<br>齊齊哈爾          | 哈爾濱<br>牡丹江           | 東安<br>北安             |
| 北                    | 書                    | 店                    |
| 延吉<br>綏化<br>肇東<br>克山 | 富錦<br>湯原<br>安達<br>海倫 | 勃利<br>依蘭<br>集賢<br>奎山 |
|                      |                      | 鶴立<br>樺川<br>拜泉<br>密山 |

印刷者 東北日報第三廠

每 冊 定 價 元

民國三十六年九月出版 東安 一〇〇〇〇

# 目 錄

|                         |        |
|-------------------------|--------|
| 馬克思主義與民族問題.....         | ( 1 )  |
| 一 民族.....               | ( 4 )  |
| 二 民族運動.....             | ( 13 ) |
| 三 問題提法.....             | ( 21 ) |
| 四 民族自治.....             | ( 28 ) |
| 五 崩得，它的民族主義，它的單獨主義..... | ( 39 ) |
| 六 高加索人取消派代表會議.....      | ( 52 ) |
| 七 俄國境內的民族問題.....        | ( 63 ) |
| 註 釋.....                | ( 70 ) |

# 馬克思主義與民族問題（一）

（一九一三年作）

俄國內的反革命時期，不僅帶來了「雷電」，而且帶來了對於運動灰心失望的情緒，不相信共同力量的心理。從前，人們會相信有「光明的未來」；所以他們曾不分民族而共同奮鬥：首先就是共同的問題！後來，人們心中却發生疑慮，所以他們就開始分手而回到民族住宅去：讓各人只靠自己吧！首先就是「民族的問題」！

同時，在國內經濟生活中，曾發生嚴重的轉變。一九〇五年的革命並不是徒然過去了的：鄉村中農奴制度之殘餘，又受到一次打擊。隨着連年饑饉之後而發生的幾年豐收，以及後來的工業高漲，把資本主義推往前進了。農村中之分化和城市之發達，商業和交通道路之發展，都有了一大進步。這種情形，在邊疆區域，特別顯著。然而，這不能不加速俄國各民族之在經濟上團結的進程。俄國各民族會應動作起來……。

在這一時期中所成立的「立憲制」也起了喚醒各民族的作用。報紙以及一般刊物之日益增多，出版事業和文化機關之得到若干自由，人民戲院之日益發達等等，都毫無疑義地促進了「民

族意識」之加強。杜馬※及其選舉運動和政治派別，曾使各民族得到新的活動機會，得到新的廣大的動員場所。

而從上層興起的贖武的民族主義浪潮，「掌權階級」為報復邊疆區域「愛好自由心」而實施的許多高壓辦法，又在下層引起了回答的民族主義浪潮，這民族主義有時且變為橫暴的沙文主義。西翁主義（二）在猶太人中間的加強，沙文主義在波蘭方面的增長，大回教主義（三）在韃靼人中間的盛行，民族主義在亞爾明尼亞人、格魯吉亞人、烏克蘭人中間的加強，庸俗人共同傾向於反猶太主義，——所有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實。

民族主義浪潮，日益洶湧逼來，大有侵入工人群眾之勢。解放運動愈趨低落了，於是民族主義也愈加蓬勃滋長了。

在這個困難關頭，社會民主黨負擔了很高的使命——它應當給民族主義以回擊，使群眾不受這流行「時風」所傳染。因為社會民主黨，而且只有社會民主黨，曾能夠執行這個使命，因為它可以利用久經考驗的武器——國際主義，用階級鬭爭之統一和一致，來與民族主義對立。民族主義浪潮愈加洶湧逼來，於是社會民主黨主張俄國各族無產者互相友愛和彼此一致的呼聲，也曾應愈加響亮。尤其是那些直接與民族主義運動相接觸的邊疆社會民主黨員，曾更須表現特別堅定的精神。

然而社會民主黨員，首先就是邊疆社會民主黨員，並不是個個都曾勝任這個任務。崩得，（四）以前曾着重指出共同的任務，而現在却把自己特殊的純粹民族主義的目的放在首位了：它

---

※ 杜馬（國家杜馬），是沙皇俄國的代議機關，是由沙皇政府因受到一九〇五年革命之逼迫而設立。杜馬選舉制度，使工農群眾沒有可能按自己在國內的比重來選出自己的代表到杜馬中去；這個選舉制度就在事實上把杜馬變成地主和大資產階級的代表機關。——譯者註

甚至把「祭祀禮拜六」和「承認猶太白話」這兩項要求作為自己選舉綱領中的戰鬥條文※。高加索也步武崩得之後塵，有一部分高加索社會民主黨員從前是與其餘高加索社會民主黨員一樣，曾否認「文化民族自治」，而現在却把這件事情提出作為當前的要求※※。我們還不去說取消派代表會議（六），它居然用外交手腕批准了民族主義的動搖※※※。

然而由此可見，俄國社會民主黨對於民族問題的觀點，還不是對於一切社會民主黨員都已明白的。

很明顯的，對於民族問題，必須加以認真的和各方面的討論。澈底的社會民主黨員應當進行和衷共濟的和始終不倦的工作，去反對民族主義的烟霧，不管這種烟霧，是從那一方面來。

---

※ 見「崩得第九次代表會議工作報告」（五）。

※※ 見「八月代表會議之通告」。

※※※ 見同上。

# 一 民 族

民族是什麼呢？

民族——這首先就是共同性；是人們之一定的共同性。

這個共同性並不是人種的，也不是種族的。現在的意大利民族，是由羅馬人、日耳曼人、額特魯里亞人、希臘人、阿剌伯人等等所組成的。法蘭西民族，是由高羅人、羅馬人、不列顛人、日耳曼人等等所組成的。其他如英吉利人，德意志人以及其他等等，也是如此，也是由各種不同的人種和種族中的人們組成民族的。

這樣，民族並不是人們之人種上和種族上的共同性，而是人們之在歷史上形成的共同性。

另一方面，毫無疑義的，基爾帝國或亞歷山大帝國，雖然也曾是在歷史上組成的，雖然也曾是由各種不同的種族和人種所組成的，而它們却不能稱作民族。這並不曾是民族，而曾是各集團之偶然的、彼此少聯繫的混合物，這些混合物之分合，是以這個或那個侵略者勝敗為轉移。

這樣，民族並不是偶然的曇花一現的混合物，而是人們穩定的共同性。

然而，並不是任何穩定的共同性，都造成民族。奧國和俄

國，也是兩個隱定的共同性，可是任何人都不要把牠們稱作民族。民族的共同性與國家的共同性，有什麼區別呢？其中一個區別，就是：民族的共同性，非有共同的語言不可，而國家却不一定要有共同的語言。奧國境內的捷克民族和俄國境內的波蘭民族，非有各該民族之共同的語言不可，而在奧國內部和在俄國內部之有許多種語言，這並不妨礙這兩個國家之完整。此地所講的，當然是指民衆說話用的語言，而不是指官場上——公事上所用的語言。

這樣，共同的語言，乃是民族底特徵之一。

這當然不是說，不同的民族，無論什麼時候和無論什麼地方都說不同的語言，或者凡是說同一個語言的人，一定組成一個民族。每個民族一定要有共同的語言，然而不同的民族並不一定要有不同的語言！沒有一個民族會同時說各種不同的語言，然而這還不是說不能有兩個民族說同一個語言！英吉利人和北美人說同一個語言，而他們終究不組成一個民族。關於挪威人和丹麥人、英吉利人和愛爾蘭人，也必須這樣說。

然而，爲什麼例如英吉利人和北美人雖然有共同的語言，而並不組成一個民族呢？

首先就是因爲他們不是共同生活，而是在不同的地域中生活。只有由於長期的和經常的互相往來之結果，只有由於人們歷代共同生活之結果，民族才漸次組成。而長期的共同的生活，却非有共同的地域不可。英吉利人和北美人以前是居住在一個地域上，居住在英國，所以他們會組成一個民族。後來，一部分英吉利人由英國移到新地域中去，移到美洲去，所以在這裏，在新地域上，經過一些時候以後，就組成爲新的北美的民族。由於有不同的地域，結果就組成不同的民族。

這樣，共同的地域，乃是民族底特徵之一。

然而這還不是一切。共同的地域本身，還不造成民族。要造

成民族，除此而外，還要有內部的經濟聯繫，來把民族各個部分團結成爲一個整體。在英國與北美之間，並沒有這樣的聯繫，因此它們就組成兩個不同的民族。然而，如果北美各個部分，未因彼此分工，未因交通道路發達等等關係而彼此聯繫爲經濟上的整體，那末，北美人本身，也不配稱爲一個民族。

就拿格魯吉亞來說吧。改良以前時期中的格魯吉亞人，雖曾居住在共同地域上，說同一個語言，可是嚴格講起來，他們終究沒有組成一個民族，因爲他們當時既分成許多彼此隔絕的王國，曾不能過共同的經濟生活，在幾百年中彼此進行戰爭，彼此毀滅破產，彼此唆使波斯人和土耳其人互相蹂躪。有時候，僥倖成功的皇帝，曾把各個王國統一起來，然而這曇花一現的和偶然的統一，至多只涉及外表的行政的範圍，而很快就因王侯跋扈和農民旁觀而陷於分崩離析了。而且，當時在格魯吉亞經濟散漫情況之下，也只能是這樣……，只是在十九世紀後半期，格魯吉亞才形成爲一個民族，因爲那個時候，農奴制度之崩壞和國內經濟生活之發展，交通道路之發達和資本主義之產生，已奠定格魯吉亞各區域間的分工，最終破壞各個王國之經濟閉塞狀況並把它們聯繫成爲一個整體了。

關於其他已渡過封建制度階段並已在本地發展資本主義的民族，也必須這樣說。

這樣，共同的經濟生活，經濟的聯繫性，乃是民族底特徵之一。

然而這也還不是一切。除上述一切而外，還必須注意到那些結合爲一個民族的人們之精神形態特點。民族彼此不同，這不僅按他們的生活條件，而且按那表現在民族文化特點上的精神形態而言。如果英吉利、北美和愛爾蘭雖然說同一個語言，而它們終究組成爲三個不同的民族，那末在這中間，它們歷代以來由於生存條件不同之結果所形成的彼此不同的心理結構，就起着不小的

作用。

當然，心理結構本身，或者說——如人們把它另叫做——「民族性質」本身，由旁觀者看來，似乎是不可捉摸的東西，然而，它既然是表現在全民族共同的文化特點上，那末它便是可以捉摸的東西，便不可被人忽視。

不用說，「民族性質」並不是什麼一成不變的東西，它是隨着生活條件之變更而變更；然而，它既然在每個一定時期內存在，於是它就在民族之面貌上，刻下自己的痕跡。

這樣，表現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的心理結構乃是民族底特徵之一。

這樣，我們就說完了民族底一切特徵。

民族——這就是語言、地域、經濟生活以及表現於共同文化中的心理結構之在歷史上形成的穩定的共同性。

同時，不言而喻的，民族，也與任何歷史現象一樣，是受變化律所支配，它有自己的歷史，有自己的始末。

必須着重指出，在上述各個特徵中，無論把那一個特徵單獨拿來，都不足以用來作出民族定義。而且，只要這些特徵中缺少一個特徵，那就足以使民族不成其為民族。

假定有一些人具有共同的「民族性質」，而如果他們在經濟上彼此分散，生活在不同的地域上面，說不同的語言等等，那我們終究不能說他們是組成一個民族。例如俄國的、加里西亞的、美國的、格魯吉亞的、山地的猶太人，就是如此，據我們的意見，他們並不組成一個民族。

假定有一些人住在共同的地域上面並過着共同的經濟生活，而如果他們不說共同的語言，沒有共同的「民族性質」，那他們終究不組成一個民族。例如波羅的海沿海區的德意志人和拉脫維亞人，就是如此。

末了，挪威人和丹麥人是說同一個語言，然而因為缺乏其他

特徵之故，他們却不組成爲一個民族。

只有一切特徵同時具備時，才造成民族。

驟然看來，也許覺得「民族性質」並不是民族底特徵之一，而是民族底唯一重要的特徵，所有其他的特徵，都是民族發展之條件，而不是它的特徵。例如在奧國有名的社會民主黨的民族問題理論家爾·石普林格爾和——特別是——奧·鮑威爾，就站在這樣的觀點上。

我們現在就來考察他們的民族理論吧。

據石普林格爾說：「民族乃是一樣思想和一樣說話的人們之聯盟。」民族乃是「現代人集團之文化共同性，而與「土地」沒有聯繫。」※（着重點是我們所加）

這樣，就是一樣思想和一樣說話的人們之「聯盟」，不管這些人彼此怎樣隔離，不管他們居住在什麼地方。

鮑威爾走得更遠。

「民族是什麼呢？——他問道。——民族底特徵是不是語言共同性，這語言共同性就使人們統一爲民族呢？然而，英吉利人和愛爾蘭人……雖說同一個語言，可是他們却不是一個民族；猶太人並沒有共同的語言，可是他們却組成一個民族。」※※

那末，民族究竟是什麼呢？

「民族乃是性質之相對的共同性。」※※※

然而，性質，此地所講的是民族性質，究竟是什麼呢？

---

※ 見爾·石普林格爾所著「民族問題」，「公益書局」出版，一九〇九年，第四三〇頁。

※※ 見奧·鮑威爾所著「民族問題與社會民主黨」，「鐮刀書局」出版，一九〇九年，第一頁至第二頁。

※※※ 見同書第六頁。

民族性質乃是「使一個民族底人們與其他一個民族底人們彼此不同的種種特徵之總和，是使一個民族與其他民族彼此不同的肉體品質與精神品質之總合」。※鮑威爾當然知道民族性質並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因此他繼續寫道：

「決定人們性質的，不外是他們的命運」……「民族不外是命運共同性」，而命運之共同性却又是「由人們生產自己生活資料和分配自己勞動產品時所處的條件來決定的。」

※※

這樣，我們就達到最「完滿的」，——如鮑威爾所說那樣——民族定義。

「民族，乃是為基於命運共同性的性質共同性所聯繫的人們之總和。」※※※

這樣，就是基於命運共同性的民族性質共同性，這個共同性不一定要與共同地域、共同語言以及共同經濟生活相聯繫。

然而，這樣一來，民族還剩下什麼東西呢；經濟上彼此分離的、居住在不同地域上的、歷代都是說不同語言的人們，究竟有什麼民族共同性可說呢？

鮑威爾說猶太人是一個民族，雖然「他們並沒有共同的語言」；※※※※然而，例如格魯吉亞的猶太人，達格斯坦的猶太人，俄羅斯的猶太人以及美利堅的猶太人，——這些彼此完全隔絕的、居住在不同的地域上的、說不同的語言的猶太人，究竟有什麼「命運共同性」和民族聯繫性可說呢？

上述的猶太人，毫無疑義地是與格魯吉亞人、達格斯坦人、

※ 見同書第二頁。

※※ 見同書第二四——二五頁。

※※※ 見同書第一三九頁。

※※※※ 見同書第二頁。

俄羅斯人和美利堅人過着共同的經濟生活和政治生活，是與這些人處在共同的文化空氣之中；這不能不在上述猶太人之民族性質上刻下自己的痕跡；如果在上述猶太人中間還剩有什麼共同之點，那末，這就是宗教、共同的來源以及某些民族性質遺跡。所有這些都是無疑義的。然而怎樣能夠認真說硬化的宗教儀式和日趨泯滅的心理遺跡，較之上述猶太人所處的活潑、社會經濟的和文化的環境，更加强有力地影響到他們的「命運」呢？而須知只有在這種假定之下，才能說一切猶太人是一個統一民族。

那末，鮑威爾之民族，究竟與唯靈論者之神祕的和孤獨自在的「民族精神」，有什麼區別呢？

鮑威爾在民族底「特點」（民族性質）與民族底生活「條件」之間劃上一道不可跨越的界限，把它們彼此隔開。然而，民族性質，如果不是生活條件之反映，如果不是由周圍環境方面得來的印象之結晶，那它又是什麼東西呢？怎樣可以僅僅限於民族性質，並使它與產生它的根基隔絕和離開呢？

其次，在十八世紀末和十九世紀初，當北美還是叫做「新英吉利」的時候，英吉利民族究竟與北美民族有什麼區別呢？

當然不是民族性質；因為北美人是從英吉利遷去的，他們帶到美洲去的，除英吉利的語言外，還有英吉利的民族性質；雖然他們在新條件影響之下，大概會形成自己的特性，可是他們會當然不能如此迅速地失去英吉利的民族性質。然而雖然有或多或少的性質共同性，而它們終究在那個時候就已組成爲與英吉利不同的民族！顯然的，當時「新英吉利」這個民族之所以與英吉利民族不同，並不是由於特別的民族性質，或者說，主要不是由於民族性質，而是由於有與英吉利不同的特別環境、生活條件。

所以，很明顯的，在實際上並沒有什麼民族唯一特徵，只有特徵總和。當我們把各民族拿來對照時，由這些特徵中，有時候這一個特徵（民族性質）表現得更明顯，有時候另一個特徵（語

言)表現得更明顯。有時候第三個特徵(地域、經濟條件)表現得更明顯。民族乃是一切特徵共同的配合。

鮑威爾之把民族與民族性質看成一個東西的觀點，就是使民族離開根基並把民族變成什麼看不見的、孤獨自在的力量。結果所得的，就不是活的和行動的民族，而是一種什麼神祕的、不可捉摸的和非人世間的東西。因為，——我再重複說，——格魯吉亞的猶太人，達格斯坦的猶太人，俄羅斯的猶太人，美利堅的以及其他各地的猶太人，彼此說話不懂(他們說彼此各個不同的語言)，居住在地球上各個不同的地方，無論在什麼時候，彼此都不會見面，無論在什麼時候，——無論在和平時也罷或在戰爭時也罷，——都不會共同動作，如果說他們是猶太民族，那末這算做什麼民族呢!?不是的，社會民主黨並不是為這種紙上的「民族」編製自己的民族綱領。它只能顧到那些真正的民族，那些行動着的和運動着的、因而迫使人們不得不顧到它的民族。

鮑威爾大概是把民族這個歷史的範疇與種族這個人種學的範疇混為一談了。

不過，鮑威爾本人，也大概覺得自己立場虛弱。鮑威爾在該書開端，曾堅決聲稱猶太人是一個民族※，然而他在該書末尾，却來自行更正，說「資本主義社會根本就不讓他們(猶太人)保存自己為民族」※※，使他們與其他民族同化。而此中原因，原來就是「猶太人沒有閉塞的殖民區域」※※※，而例如捷克人却有這樣的區域；據鮑威爾說，捷克人應保存自己為民族。簡而言之，原因就在於沒有地域。

鮑威爾之所以這樣推論，本來是想證明民族自治不能成為猶

※ 見同書第二頁。

※※ 見同書第三八九頁。

※※※ 見同書第三八八頁。

太工人之要求※，然而這樣一來，他就於無意中駁倒了他自己否認地域共同性是民族特徵之一的理論。

然而，鮑威爾却往下走着。他在他這本書開端，堅決聲稱，「猶太人並沒有共同的語言，而他們終究組成爲民族※※。然而，他還沒有寫到第一百三十頁時，就已改變戰線，而同樣堅決聲稱：「毫無疑義的，如果沒有共同的語言，任何民族都是不可能的。」※※※（着重點是我們所加）

鮑威爾本來是想在這裏證明，「語言是人類交際之最重要工具」※※※※，然而他同時却無意中證明了他本來不想證明的東西，而這就是：他那否認共同語言之意義的民族理論，是毫無根據的。

於是，用唯心主義的絲線縫成的理論，就自己駁倒自己。

※ 見同書第三九六頁。

※※ 見同書第二頁。

※※※ 見同書第一三〇頁。

※※※※ 見同書第一三〇頁。

## 二 民 族 運 動

民族並不簡單是歷史的範疇：而是一定時代中，即上升資本主義時代中的歷史的範疇。封建制度之消滅和資本主義之發展的過程，同時也就是人們組成爲民族的過程。例如，西歐情形就是如此。英吉利人、法蘭西人、德意志人、意大利人等等，曾是在資本主義打破封建割據局面而勝利進展的時候，組成爲民族的。

然而在那裏，民族之形成，同時也就是民族之變爲獨立民族國家。英吉利的、法蘭西的以及其他的民族，同時也就是英吉利的國家以及其他的國家。落在這過程以外的愛爾蘭，並不改變一般的情景。

東歐情形却有點不同。在西歐，民族發展成了國家，而同時在東歐，却形成了多民族的國家，即由幾個民族組成的國家。奧匈帝國、俄國就是如此。在奧國，政治上最發展的，曾是德意志人，他們也就擔負起把奧地利各民族合併成爲一個國家的事情。在匈牙利，最適應於國家組織的，曾是馬基亞爾人。他們是匈牙利各民族之中堅。而他們也就是匈牙利之統一者。在俄國，大俄羅斯人曾經以在歷史上形成的强有力的和有組織的貴族的軍事的官僚爲首，擔負了各民族統一者的作用。

東方情形，曾是如此。